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金台全傳
第五十六回 眾英雄旅店逢仙 日本國難邦進貢

講到眾英雄趕路，同往貝州投奔王則，前一隊後一群，灑開大步向前行去。四更天時候，行人稀少，並且西方月落，街上墨黑。大家商議：「暫且停停，到天明再趕路罷。」「既然如此，前去尋個所在，擔擱一回便了。咦？列位喏，那邊亮汪汪的什麼所在？」眾人哈哈笑道：「燈球上照，必有人家。上前一看便知分曉。」一眾英雄走上前去，但見紅燈兩盞，望空懸著。張其一見，哈哈笑道：「卻有一個酒肆開張在此。」這一班多是酒肉之徒，聽了酒肆，大家齊聲說道：「這也湊巧，俺們走得口乾舌燥，喉嚨正在焦渴得緊，且去吃他娘三碗再處。」多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一同走上前來，舉目一觀，但見一帶房屋，共有十多間，間間寬大，桌椅甚多，多是吃酒的坐室，旁邊壁上點幾盞明燈，當中掛一個大大的滿堂紅，火光照得如白晝一般。花三道：「我的哥，你看這樣的大酒店，怎樣一個酒客多沒有的？」鄭千道：「我們只顧吃酒是了，管他娘什麼酒客不酒客？」多道：「是啊，喝酒。」只見四個少年人招接英雄進去，他們一隊一隊走進來。張其啟口問道：「啊，酒家，為何你們這時候還開在這裡？」答道：「不瞞爺說，我們這個地方上，日裡呢，下午時分就沒有人走了；夜裡呢，四更鼓絕就是人來人去的所在。所以四更開店，趕這一市的生意。」張其道：「哈哈，原來這個緣故。你們店中的酒可夠我們吃得來麼？」答道：「爺們有多少人呢？」張其道：「五百個。」走堂的道：「再加五百個還吃不完我的酒呢。」張其哈哈笑道：「妙極的了。可有好菜？」答道：「只有素的。」張其道：「沒有葷的麼？」答道：「沒有。」張其道：「呵呀，這就沒興了。」有幾個說：「不要人心不足，這個時候有酒吃就是造化了。解渴而已，管什麼葷菜素菜？」張其道：「既如此，就是素菜。酒要好的。拿來，拿來，大家請坐。」一隊一隊坐下來，坐處寬大，並不擠挨。四個走堂送酒，你一杯，我一盞，剛剛吃得一杯酒，第二杯就難吃了。篩也難篩，並非沒酒。列位，你道什麼緣故呢？乃是陳搏老祖的仙露，凡人吃得一杯就能災晦消除，延年益壽，豈可多吃。念他們多是青春年少，正直無私，若去投降王則，可惜終身留下叛逆之名，何不叫他們扶助宋室，與金台同去平陽，封官受職，幾代榮華，豈不是好？故而吩咐四個仙僮在此荒郊野地之中，假意開個酒肆，招留五百英雄。大家吃得一杯，頃刻眼花六亂，身上酥麻。張其喊說：「不好，不好，吃了蒙藥了。」思量動身行兇，那裡曉得立不起身，連及頭也抬不起來，漸漸的蹲將下來，此時好比大醉，其實暗長精神。四個仙僮作法，凡夫那裡曉得？將他們送到仙山腳下，酒醒之時，天已明亮。眾人道：「口韋口韋口韋，好酒，好酒。這個酒什麼東西做的？人生半世，從沒有吃過，那裡有一杯就醉到這個地位的？」大家伸一個腰，把眼揩揩睜開，看眾人多像木頭一般。呀，不見了鄉村酒店，人人多坐在地上，不是來的原所在了，使人難解難猜。同來的朋友，人人又不像店家謀命樣子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周回是山，兩旁是樹，人影全無。到底什麼所在呢？不好，不好，莫非做夢？眾英雄只道是在夢魂之中，那知仙法無窮。一個個抽身立起來，思量走路下山，忽聽得幾聲咳嗽，抬頭見個少年童子，又聽得他道：「張其、鄭千，你們貝州去麼？且慢下山，我家師父喚你二人有話吩咐。」張其道：「你們的師父是那個？」答稱：「陳搏老祖是也。」張其道：「住了，你家師父可曾睡醒？」仙僮道：「何出此言？」張其道：「我們聽得大概多說陳搏一忽睡千年，一千年也睡不醒了，故而問你睡醒不曾睡醒。」仙僮道：「何出此言？」張其道：「我們聽得大概多說陳搏一忽睡千年，一千年也睡不醒了，故而問你睡醒不曾睡醒。」仙僮道：「休得胡言，師父等你二人講話，快隨我去。」張其道：「只叫我們兩個麼？」答道：「只叫你們兩個。」張其道：「如此，兄弟們大家在這裡等一等，我們去了來。」大眾道：「二位哥，就出來同去啊。」張其、鄭千應聲：「曉得了。」便挽了手隨著仙僮而去。且說外邊眾英雄三三兩兩的說：「聞得陳搏老祖是個仙家，不知此話差不差呢？叫了兩位哥哥去，諒有什麼言語吩咐他們？」眾人哈哈笑道：「你看株株樹上開花了，看去一派仙氣。那陳搏必定是仙家了。啊啊啊，如若果是仙家，兩位哥一定有些好處了。待他出來便知分曉。」且說張其、鄭千同了仙僮走去，竟來洞府。那仙僮道：「啟稟師父，張其、鄭千多喚到了。」陳搏道：「喚進來。」仙僮應聲：「是。」出來引進二人一同參見。陳搏老祖笑嘻嘻，拂塵一展，叫聲：「張其，你們出身雖只低微，但日後收成卻不低的。為甚這般差了主見，立什麼英雄榜？助什麼真命天子？宋朝的天下尤如鐵打一般，誰能搖動，那貝州王則乃是一個愚夫，也不過誤聽妖言，希圖大望。你們枉有英雄之志，見識全無。若去投奔王則，猶如畫餅充饑，功不成而名不就，焉能耀祖榮宗？」二人聽了仙人之話，猶如夢醒。莽漢張其說道：「不去。」鄭千啟口問仙翁道：「啊，大仙，但是我們有個好朋友名喚金台，已在貝州，必投王則。金台若在王則名下，我們舍他不得，這便怎麼？」陳搏道：「若說金台，他是上界天巧星臨凡，日後乃宋朝擎天棟樑，忍使他幫助叛逆？那日曾逢過鬼谷仙師，故而他不到貝州去了。週遊四海山川。」鄭千道：「又是什麼鬼谷仙師？」張其哈哈笑道：「又是什麼天巧星！但不知何年得見金台之面，大仙可知道否？」陳搏道：「你若想見金台之面，只要前往東京等候，就有相見之日了。」張其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們不到貝州去了，竟到東京找尋金台便了。」拜別陳搏老祖出來，便與眾人說明。一眾英雄多好笑道：「再不道我們個個有仙緣的。」有幾個說：「陳搏老祖是有名的仙家，不要聽那張鸞的說話，竟聽陳搏老祖，幫扶大宋的好。」多應道：「照照照，我們竟到東京尋取金台便了。」有幾個說：「慢著，慢著，不要顧了前忘了後，還有一個江老大，便怎麼樣？」鄭千道：「完了，完了，忘了，忘了。」張其說：「不妨待我們二人也去問問老祖看。」莽漢張其、鄭千匆匆走到洞門邊，只見兩扇石門緊閉，叫之不應，呼之不出，只得回身出外，將言說明。一眾英雄，大家悶悶不樂，只得下山尋路，仍舊分隊而行。早行夜宿，前往東京。此言慢表。

再說金二爺各處遊行，打擂台，自從離別家鄉到今數載，共打了七十二個擂台，台台得勝。認得了多少英雄，人人欽敬。那日空閒無事，心中要到淮安去見兄寶總兵。原來秉忠公子於王則造反時，早已辭別金母，回轉家中。金台尚未曉得。不想來到淮安，先逢左驍，叫聲：「金大將軍，你可曉得貝州真主候你？到時就要發兵殺上東京。怎麼你還在這裡慢吞吞麼？」金台聽說，呆了一呆，問道：「貝州真主何人？」答道：「就是你的好朋友姓王名則。」金台道：「嚇，原來如此。難得王大哥有帝王之分，乃金台之幸也。」左驍道：「大將軍不可擔擱了，就此隨我去罷。」便上前就一把拖住，弄得金台主見全無。忽聞一聲霹靂從空打來，乃是鬼谷仙師的法力，把一個左驍打了東海去了。王禪老祖叫聲：「金台，你如今災星已滿，不久就能高官顯爵，母子相逢，夫妻完敘。若還再聽妖言，非但永無出息，而且母子不能相會，夫妻不能團圓了。我今與你錦囊一個，小心收拾，放在身邊，勿與他人亂道。等到了五月底陽日，開看便了。上邊事明白，依此而行，妙不可言。可以平定紫陽，收服叛逆，而且全忠全義全孝。」金台便曲膝答應，致謝王禪老祖，接取錦囊，收拾好了。王禪老祖又道：「啊，金台，你若要想出頭之日，一心歸正，前往東京得見包龍圖，自有好處。不可擔擱，就此去罷。」金台道：「是，多謝大仙，弟子就此告別。」便深深叩首，拜別王禪，大步灑開，滿心喜歡。鬼谷仙師回轉洞府。金台即聽仙言，渴飲饑餐，夜宿曉行而去，不必多言。

再說從前安南國王曾差使臣王敖進獻石猴，前來難邦，乃是金台打死石猴，王敖回國上覆狼主。安南國王倒覺喜歡，中原有此英雄，宋室江山不能動搖矣。情願年年進貢，不想花花世界了。那曉日本王又有變心了，妄想中原，胡思奪取。當年何同名下有個徒弟名喚郝龍，習成拳法精通，而且氣力又好。只因那日郝龍吃得大醉，打死了一個叔父，逃走離鄉，飄流不定，一直到了日本國中，投兵部尚書多利利手下。因他拳法名功，因此另眼相看，比眾不同。命把拳頭傳授他的兒子，不過五載三年，各處聞名。那郝龍雖在外邦居住，一心思家鄉，丟不下生身老母，放不下少年妻房，恨不得插翅凌空飛回。只因國法森嚴，不敢自投羅網。故而逗留番國十年多了，倒被他收了數十個年輕徒弟。官員們不敢將他輕慢，反而敬重。忽然一日，日本國王坐朝問道：「孤家聞得宋朝嘉□任用奸臣，荒淫酒色。前有楊家將不好興兵，如今天波府人物已無。我國兵多糧足，孤家意欲奪取宋朝花花世界，不知卿等意下如何？」臣多利利啟奏狼主：「我邦雖有兵糧，到底中原是上邦，如何無故興兵呢？求狼主作主。」番王大怒，喝道：「誰要你多言多語？」多利利道：「狼主啊，微臣多言多語，只因欲思進退，故有此奏。目下中原雖則無人，到底還防另有英雄上將，誠

思畫虎不成，狼主反有欺君之罪，豈非不美？微臣手下有一拳教師，姓郝，名龍，本是中原人氏，拳法精通。只因酒醉之時打死了叔父，逃到我邦，微臣把他收為家將。看他身體高胖，力大無窮，我邦多少英雄名將沒有勝他的。依臣愚見，莫若行將郝龍送到中原，中原有人打敗郝龍者，則知中原果然還有英雄上將，狼主不必興兵；如若沒有人勝如郝龍者，狼主然後興兵，大宋江山容易取也。」番王聽奏笑道：「此話無差。孤家就依你而行。」便召取郝龍，多多利領旨，去不多時，郝龍已到朝內。番王命他平身而立，番王細把郝龍觀看，看他身軀一丈餘高，背厚肩寬，面黑獅鼻，眼珠好像胡桃，闊口方腮，浪腮鬍子倒豎，眉毛猶如鐘馗樣子。番王一見，心中大悅，此人本事必然高強。令他舉一隻千斤重鼎，看他盤旋幾次，甚覺輕飄，命他打拳，看他拳法精通，委實高強，又命幾個有名上將與他比武，一個一個不得郝龍之手。番王大悅，就叫郝龍：「孤家意欲奪取宋朝天下，猶恐中原還有名將，故欲著你先去走遭，務必赤心肝膽，盡顯平生本事，打敗了中原名將，好待孤家興兵，奪取江山，封你一個三品前程。不知你敢去也不敢去。」郝龍道：「敢去。」狼主聞言，好不喜歡。就差四個難邦官，一名叫做心心膽，一名叫做立立涓，一名叫沙得虎，一名叫做海皮萱，多是生長日邦，怪狀奇形，三品官兒。將四箱緞疋、金珠寶物與郝龍一起送進中原。四個日官一同領旨。狼主回宮，不必多言。

講那四個難邦官與郝龍別了多利利，即日起程，盤山渡海，非止一日，到了東京。天色尚早，查明首相龐洪，難邦官來見國丈。國丈不得不將五人留待。其夜，就在金亭館驛安身。次日早朝時分，國丈奏明天子。君王聞奏，暗思道：「前安南國進獻石猴來難國，全虧金台打死投降。今日日本國也有差官來難邦，如何是好？」便問西班牙眾武職道：「何人打退郝龍？」旁邊周都督，就是周通的父親俯伏階前奏道：「臣啟萬歲，臣思安南國進獻石猴，乃是外邦畜類，體小身輕，猴拳頭利害，故而無人打退。如今日本國來的郝龍，是人非畜，不過力氣大些，武又好些，難道滿朝武將沒有一個強似郝龍的麼？就是微臣，年雖六旬以外，精神勝過少年，憑他鐵骨銅皮，不在臣心上。」又狠狠的道：「多大的郝龍？有何本事？老臣情願與他交拳。」天子聽奏，傳宣召取難邦官。一回兒，四個番官一同走進朝見。一個個通名道姓，就將來意奏明：如若上國無人勝過郝龍，我邦就要興兵殺上中原來了。朝廷見奏，龍顏大怒，即便傳宣郝龍。不多時，郝龍來至金階。君臣細看，猶如一座黑寶塔推將進來。大家思想：原像個有本事的。郝龍朝見君王，口稱萬歲。天子就問：「郝龍，看你有何本領，擅敢來至中原難朕天朝？難道沒有英雄勝如你的麼？」郝龍道：「臣啟萬歲，臣不是自己要來，乃是日邦狼主差的，不得不然。算來原不應該。」天子一想，這原不干郝龍之事，乃是番王的主見，無容罪及於他。又問：「郝龍，你有什麼本事？好將什麼本事與你比較。」郝龍道：「臣的本身不過幾套拳頭，上邦若有好拳頭，與臣比較。」嘉□天子便著周都督與他比拳。郝、週二人不知孰勝孰敗，請看下回分解。